名家哲学

惠施的著作没有保留，但是核心命题的提要保留下来了；公孙龙有11篇，6篇记述事迹，5篇表现了思想。惠施和公孙龙子是战国晚期名辩思潮最杰出的两位人物，名辩的兴起是发源自孔子的正名思想，在公羊、谷梁中发展，到战国后期墨家参与进来后就必然有了名辩（名词术语，西方过来的系统中叫概念）的问题。

中国是名实问题，把握名辩思潮不仅要从西方的认识论看，还要从中国古代传统的范畴（名、实）来看。中国哲学传统尤其是先秦到两汉，名和实是关键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名家能不能成立的核心概念，是基础性的概念。

# 第一节、《论六家要旨》的名家概念与孔子的正名说

## 一、《论六家要旨》的名家概念

政治：是已经被司马谈改变了的名家概念，六家都是从政治治理的角度，为了君人南面之术而展开的论述，“此务为治者也”。

实际上名家原本是从政治中生长出来的，但到了战国中期又脱离了政治的脉络，而上升到纯粹思辨的认识论/逻辑学的角度，对名和实作出了深入的反省。西方启蒙之后理性高扬，有了纯粹的学术，但在古典在传统里面，出口都是政治；不过也应该把思想家的思想和政治的出路稍微加以分离。

正名实：本原或者是气论或者是道论或者是天命论的，生成的过程中首先有形，然后有名，形名的关系是什么？形作为空间性的有什么支撑？就是实，正名的时候就是正名所指向的实支持了它的那个位（？）【13:39】；司马谈认为是好的，正面的。

论述：名词概念形成命题，还有最后的判断，有逻辑推演的问题，同时也有名实对应的问题，还有历史变化的问题，使得名家十分缠绕，逻辑上还有认识上的推理就被认为苛察缴绕，容易产生相应的问题，使人简化而失真（truth，双音节词倾向于翻成真相，但实际上是有区别了），专决于名而失人情。

司马谈把控名责实，参伍不失的名实技巧当作人君主宰臣下的方法手段，把名家放在君人南面之术看就是“术”，政治技术，通过控名实作为政治技术，是把名家小看了。现代当然不能仅仅像这样，而要放在一个更宽宏的地方，把它解开。

## 二、孔子的正名说

——论语·子路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等，是从政治角度说的，容纳了正名的问题并视之为比礼乐更基础的。

——论语·颜渊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从应然的角度，郭店简六德篇（认为是孔子40岁以前的作品，后来见的齐景公）讨论了基本的伦理关系，也是正名需要正的基本名号；六种职责，名是在宇宙生成论的背景中产生，夫夫妇妇等六位要有一个实，位置的行动的主体就必须按照父亲的名号，应然的内涵，相应的价值观念（？）；位这个概念也是内在于名实的，理解名实必须理解位，是生成论传统里面的。

从社会性的伦理关系加以理解，是两个家庭、两个家族同时又有**政治的伦理关系**上理解的，不同的位、角色有不同的复杂关系，在传统社会一直到清代都有这样的政治化的关系，也就都有名实的问题。【13:52】从贵族治理来看伦理关系（？），三纲带有极强的政治性的目的，带有政治实用主义，是要使秩序达到大治。

但战国中期名辩思潮兴起后，正名概念的内涵拓展了。原先是社会性的伦理秩序看名的概念，后来的名不仅仅是人伦关系，而是客观事物的世界包括草木都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名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尽管重心还是社会治理，但是名辩思潮展现整个自然、社会包括家庭的世界的这样一个脉络，对所有物事加以讨论。

——荀子·正名

“名定而实辨”，刑名（刑罚）、爵名（天子诸侯大夫的爵号）、文名（修饰人的，是礼等）、散名（和前三者不对应，把超出传统的东西加以说明，如性的概念，茶杯也收于散名，举了很多概念出来），又有单、兼、共名，最大的共名就是物这个概念，还有鸟兽是大别名，底下又不断地推下去。

荀子的名不仅有社会性、政治性的名号，还有对于客观世界的万物加以归纳思考名实的问题，名和正名的概念就加以推展。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西汉董仲舒）

“名生于真”，引入真的概念是非常了不起的，用名来指称某个东西，但引入“真”的概念就把正名进一步深化了思想内涵，正名真正的依据在于真，方法是深察，认为《春秋》也是这样的。

# 第二节、惠施的思想：历物十事与辩者二十一题

惠施、公孙龙子、墨辩（经上经下，和辩者有关）；

惠施：前390-前317，战国中期宋国人，有惠子冢，在河南滑县，生前在魏国到宋国活动。与庄子濠梁之辩；

## 一、历物十事

——庄子·天下（惠子思想主要保留在这里，有人说整个庄子外杂篇都不是庄子本人的著作，天下篇应该是弟子的？【14:05】）

认为惠施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

历（陈数、依次列出）物：

大一和小一，是用抽象的方式、语言本身名的思考推出来的、定义的概念，不是通过经验的归纳，而是思辨的语言的反思，对语言概念本身的兴趣，通过**名辩的思维方式**反省出来的；在逻辑上是圆满没有错误的。如果从经验世界命名泰山，（？）【14:09】庄子看诸子百家都是方生之说，是由于认识的主体产生出来的，齐物论首先还原了相对性的世界，如果不进行反思就不能超越偏见，后来提出一系列心斋、坐忘等来达到逍遥无待的世界。

无厚等，对平面的定义，纯粹的抽象世界中反省出来的，是绝对性的面，而不是……【14:14】；

高低之间的相对性（？），庄子的看法，是认识到大小贵贱之间的相对性，用另一个标准看就不是了；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古希腊哲学家也认识到时间的变化），太阳刚中正就要偏斜。

小同异和大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是从名辩思潮，怎么认识同异？同和异之间的关系加以区分，对名本身的兴趣符合逻辑地推演出来。

南方无穷而有穷。先秦正统的历法背后依赖的天文学是盖天说，是天圆地方，盖天说是不可能存在这个命题的，所以有人说这个和燕之北越之南联系起来，可能存在浑天说类似的学问；惠子要打破中心的说法，庄子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充分吸纳了惠子的思想，过惠子墓时情谊深刻，说是辩论中最重要的对象。

今日适越而昔来，齐物论批评这种说法，但今天无法了解是什么意思，背后的宇宙观是什么东西，是纯粹名辩思维的反思推演出来的命题吗？不知道，没有相关的文章，历物十事的每一条应该都有一篇文章来表达，就像坚白论一样。

连环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古人盖天说没有球形的说法，是不是惠子的思想世界中不信从盖天说呢？不知道，因为文献已经散失了，只能推测，无法加以证实。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上一条中央也是对中国概念的打破，同一时期邹衍的九州说也是对中国（黄河流域）为中心的说法的打破，而这一条是整个学说思想的宗旨，十大命题最后落实到最后这一个，相当于价值观念里面的主义；带有墨学的色彩，但是不是完全是墨学呢？还是像庄子批评相对的意义上天地与我并生的含义说的呢？“爱”代表情感，情感背后当然有价值观念，可见惠子和庄子思想虽然有差别，但还是同一主干上的两枝（？）【14:25】主观世界中要兼爱，但客观世界中是否如此呢？相信是；那么这个就是惠子的主张，代表价值观念的，和庄子、墨家都比较接近的。

## 二、辩者与惠施相应二十一题

名辩思潮兴起以前，孔子也有辩学的色彩，墨子把它放在逻辑学的认识论上彻底推展开，战国中期的辩者（不只是墨家，因为当时生产力大大提高，知识分子有了闲暇）也进一步发展，关注为什么诸子百家各有各的说法，是不是把名辞概念弄乱了？要正名实，对整个世界万事万物都要加以正名。

惠子当时在魏国做过相，应该是很富有的，说学富五车，要购买竹简并请人抄书；所以辩者喜欢与惠子辩论，于是产生了21个命题，这也是惠施感兴趣的。

卵有毛，也就是鸡蛋、鸟蛋，古人没有基因的概念，但是意识到生成的现象和最初的卵、本根是有关联的。

鸡三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应该不是随便提出的命题，但具体的讨论背景不知道了。

郢有天下，天下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楚是属于南蛮之地，不是中国，但天下不完全拘于中国这个范围，但怎么叫郢有天下呢？惠子和辩者可能都有相应的理解，但今天无法相应地叙述，今天可以设置大前提小前提，现在的说法是每个认识主体都有自身生成的世界，也就是可以设置一些语境加以理解、了解它，但是否符合当时辩者和惠施的理解呢？那就不清楚了。

犬可以为羊。庄子里面讲到万物以不同形相禅，惠子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呢？这个命题是不是庄子那样一种观念加以理解的呢？这个目前也没有旁证资料，只能说可以用某种方式加以理解。

马有卵。马是胎生的，不是卵生的，这又是从哪个意义上说的呢？从功能上的意义说马有胎，生理学意义说马有卵当然是不对的。但……

丁子（蛤蟆）有尾。蝌蚪当然是有尾了，但是蛤蟆已经成年了，那么又是从哪个意义上说的？

火不热。物理学上说有些物体在很低温的时候就可以燃烧，热这个概念如何定义？是以人为标准产生的名辞吗？六月七月气温高的时候就热，而火又是什么火呢？惠施和辩者是在什么样一种物理条件、什么意义上说的火不热？

山出口。口是泉水/洞穴吗？

轮不碾地。古希腊哲学家有类似的命题。

目不见。目有所见，当然也就有所不见，但是目不见（？）

指不至（到达），至不绝（断绝）。

龟长于蛇。相对性的问题，联系庄子，惠子和庄子又经常进行辩论，那么他们有很大的一个知识交接的空间与范围，庄子把握的知识基本上惠子也把握了，所以通过了解庄子可以了解惠子。按照庄子齐物论和秋水篇，这个命题的意思应该是蛇刚出生时短，可见长短的比较是有条件性的，要打破绝对的长和绝对的短。又可以看到庄子思想也非常得益于惠子和辩者的思想。

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经验世界的矩和规画出的方和圆，（？）【14:42】

凿不围枘。把子要进入凿孔里面，就一定要比凿孔更小，现在高倍镜可以观察解决这个问题，但惠施是通过反思。

飞鸟之景（影）未尝动也。物理的参照物，影子相对于飞鸟就是不动的。

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

狗非犬。什么叫狗，什么叫犬，差别性在哪里？辩者是从哪个角度理解的，惠施又是怎样理解的？都是纯粹从名辩意义上说的吗？

黄马骊牛三。明明是两个物，这里为什么说是三者呢？缺乏背景，无法理解。

白狗黑。有没有相应物理条件的改变让他们认识到物体颜色是依赖于光线和物体条件的呢？当时辩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表明他们对这个客观世界兴趣非常浓厚，包括对名辞的内涵外延都有很大的兴趣。

孤驹未尝有母。从哪个概念中说的呢？如果从白马非马的意义，是不是强调孤字呢？如果加上孤字就不能有母，那么设置这个认识的条件是什么呢？如果有三四百字的文章就可以理解，但现在只能用外围的知识来把握它，而不能知道惠子的意思。有一些基本上可以肯定，但大部分不能够了。

一尺之棰（杖），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逻辑上反思出来，直到今天都必须肯定是对的。

## 三、应答黄缭之问

惠施自认为自己很聪明，感慨说天地其壮乎，把自己和别人辩论的雄藏起来了，惠施和别人辩论总是得胜。南方有黄缭问天地，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表明他进行了很广泛很深入的思考。

惠施好胜，喜欢和别人反着来，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所以一听庄子说鱼之乐立马就反问你怎么知道，这是他的性格特点。

# 第三节、公孙龙的思想：白马非马与离坚白

公孙龙子在某种意义上和惠子有相反对的地方，在方法论上主要是用离析分辨（？）的方法来辩名实，主要是落实在辩名。他的思想是不是像哲学史教科书，如冯友兰先生那样放在形式逻辑中理解吗？现在看来用形式逻辑去理解只有部分是对的，公孙龙主张白马非马和离坚白和形式逻辑不完全对应，要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在认识论中又包含着逻辑学的思想观念，要解决名实的问题，每个名是不是有单独的实？

白马包含了白和马，那么白马的概念就有两个名，两个名中白有白之实，马有马之实，构成白马这个词的时候是由两个实合成的，那么白马非马的命题能够按小类归之于大类的逻辑原则看吗？公孙龙是反对客观世界里白马是马吗？客观概念底下分很多类，白马黄马，也有个体性的马，几千上万种，在逻辑学中都归之于马，公孙龙子是不是反对这个客观世界中的命题？不是的，不反对这种逻辑学，那么他辩的是什么呢？是从认识的角度，辩名实的角度里切入，来主张白马非马的。

读了白马篇可以知道，一方面不反对白马是马（承认是在哪个层次？），一方面又说白马非马（又是在哪个层次？），要分清层次，不能混淆，看到名辩的角度和客观世界的角度。

## 一、其人简介

公孙龙：战国中期赵国人，曾在平原君赵胜家做门客。

《公孙龙子》保存在正统《道藏》中，有影印版。

清末到民国初年，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批评传统文化，让西方文化进来。西方引进是对的，但是批评的过程中就……；现代不能完全消解民族的主体性，主体性建构有很多的基础【15:11】；

研究思想的文献：《指物论》等至今很多争论，白马论、坚白论相对更达成了共识，但胡适、冯友兰乃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教科书对《白马论》《坚白论》的很多理解是错误的，都是从形式逻辑上理解。实际上第一个角度应该是从认识论出发。

## 二、白马非马

从认识论的角度反思名，反思概念，一个概念里面由什么构成，文字表述的名号和名号背后所指的实是什么概念，白马论中还有位的概念。

白马论、坚白论都是自问自答，黑体代表问的对话者（某种意义上是反对他的），红字代表公孙龙子的回答（思想主张），某种意义上是批评。

白马的概念包含了白和马，马的概念是用来命形的（最接近柏拉图的形式，带有一种物质性，因为传统概念是从宇宙生成论中产生出来的），白是命色的，既然加入了命色的部分，那么白马就不是马——白马非马如果翻译成白马不等于马，就失去了冲击性，更具冲击性的应该译成白马不是马。（可见纯粹是名辩的兴趣，不是在形式逻辑上，而是看名实的问题）

辩者的反驳还没有理解白马非马命题的切入角度，问有白马就不是无马，那么白马怎么就非马了呢？回答说寻求马的时候黄马黑马都可以，寻求白马的时候就不可以，可见公孙龙子承认它们都是马，但要论证这个名里面还有不一样的东西，还包含了白这个名实。

假使白马就是马，那么寻求的就是同一个（？），但是求白马不可以给黄马，表明白马里面除了马的名和实同时还有白的名和实，所以不是马。

辩者说所有的马都有颜色，……，实际上是不知道思想世界里的马和具体的马之区别，公孙龙子说白者非马。白马者，马与白也。我们思想还原出来的绝对性的白，绝对性的马，不是经验世界中具体的个体性的总带有某种颜色的马。所有形式逻辑之所以能够发生的认识论，公孙龙子都把握了，所以白马非马是一个更高级的命题。

（相与以不相与为名？）【15:33】现实世界不可分析的白和马，通过思想作用是可以产生分别的，辩者深深地把自己对于不同的马的认识，受到经验世界的严重限制，不能从里面超拔和摆脱出来，而公孙龙子摆脱了，所以问辩者要白马不能给黄马，但要白马是要马，就是黄马非马。

有白马就是有马，因为离白，析别、剥离了白，只剩下马，所以才可以说有马，是“独以马为有马耳，非以白马为有马”。深入到归类之所以可能的认识论的基础，存在一般性的马，白马可以按照形式逻辑被叫作马（？）

白，忘之，白色的墙展现的是实，白纸也是白这一概念对应的具体实在的实，但“白”本身有一个抽象的实在；白马是言那个固定的所白的对象，定下的白色的马，不是一般性的白本身（和柏拉图的哲学系统非常接近的，比如茶杯一定有一个杯子的形式，不管是白色红色）；去取于色（？）【15:44】；加上引号的“白马”是抽象实在的世界、名的世界的概念，未加标点的白马是现实世界中的白马，是名实的实。

用白马非马这个命题来强调白马这个概念不等于马这个概念，因为话语中的白马是名辞、名号出现的，不能牵一匹实质的白马来。公孙龙子等人开创出一个新的领域来。

## 三、坚白论

坚、白、石三，不可，二（坚与石或白与石），可。公孙龙子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的。

用眼睛去看白色的石，是看到一块石头和白色，但坚不会显现出来；用手打的时候会感觉石头的坚硬，说手去感觉和眼睛去看是不一样的，表明认识的结果和认识本身的密切相关，也不能混淆在一起，要通过反思把它们区别开来，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

辩者没有看到某一个认识发生的时候，白色和石头是同时存在不能分离的，是密切关联起来的，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当然后来的哲学家也有质疑，是哲学里面更高的问题；石头的坚性白性都寓于石头当中？感官的统觉？公孙龙子后来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坚白石的相盈问题，现实经验的层面承认石头是有坚性和白性的；……；【16:01】要解决什么问题？可能是，为什么坚白石是相盈的呢？坚白石为二和相盈是什么关系？

一（坚）一（白）不相盈，故离。离就是藏，藏就是眼睛看的时候坚性藏起来了，手拍打的时候白性藏起来了，藏是自藏，仍然肯定它在那里，只是没有显现、展现、呈现出来，而不是不存在了。

坚性和白性呈现出来的主体的认识条件是不一样的，认识的结果是和主体认识的感官相关联的，不同的感官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同时看和拍打呢？）在自以为是自以为当然的情况下，公孙龙子突然发问，通过什么方式知道石头有白性和坚性？白和坚都各自是抽象性一般的实在，所以才能够兼变万物（？），不局限在石头上。可见公孙龙子也在批判固执的认识，把相对性的认识当作绝对性的偏见；但和庄子的思考不一样，庄子是通过还原相对性来批判相对性，批判把相对当作绝对的人的限制，而公孙龙子是说怎样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主体是用什么来认识的，方式是不是一样的，眼睛看和手拍是不是一样的，认识到的是不是一个一般性的东西（？）。

认识坚性白性的工具是不一样的，（？）【16:22】

直接经验认识到间接经验，到神，……；

## 四、指物论（略）

……

公孙龙子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和柏拉图这一系的思想性格和性质特别相近，可惜后代没有进一步的推展，名辩服从儒道法，被几家吸收了。